

论卡夫卡小说的荒诞主义特征——以《变形记》《城堡》为例

濮玲

(武警警官学院 四川 成都 610400)

摘要:作为现代主义文学的先驱和大师,卡夫卡一直是各国文学研究的热门话题。本文试图以卡夫卡两部作品(即《变形记》《城堡》)作为论文切入点,来纵向窥视卡夫卡这两部小说中所具有的荒诞主义特征,从局部归纳出卡夫卡小说中所蕴含的荒诞主义特征。

关键词:卡夫卡;荒诞主义;《变形记》;《城堡》

一、环境场景的荒诞

卡夫卡的小说是“梦与真实的绝妙混合,既有着对现代世界最清醒的审视,又有着疯狂的想象。”他善于营造虚幻的环境,让读者对他的作品产生模糊感。《变形记》里,列车推销员格里高尔梦醒变成甲壳虫之后,一切都变了;首先是家人的变化。母亲虽然对格里高尔的变异感到担忧和痛心,但始终无法接受他的样子。而父亲自格里高尔变形起,就坚决要以暴力的手段对待他。只有妹妹愿意照顾他,但也在不久之后,想把他“弄出去”;其次是公司同事的变化。格里高尔在变形后没有去上班,公司便派人到家里来劝说,可见其在公司地位的“重要”。但首席法律代表在见到格里高尔后便被吓破了胆仓皇逃走,此后,公司再也没人来过;最后是家中其他人的变化。女厨在格里高尔变形后便要求主人将其辞退,女佣则终日将自己锁在厨房。卡夫卡通过对格里高尔变形前后周遭人际环境的描写,来突出这种“非人异化”的荒诞。

而在《城堡》中,卡夫卡多次用“雾霭”、“昏暗”等词来营造环境的朦胧。在浓雾昏暗的环境里,城堡与村庄似乎横亘着一条奇妙的通道,但无论K如何努力眺望,都是“一点影子都看不见”,于是“他凝望来好久,但对他而言,那只是一片空洞虚无的幻景。”显然,昏暗环境的烘托使得城堡更加神秘莫测,使得环境都是朦胧且不真实的。《城堡》中对城堡及周遭环境的描写都是极其晦涩的,真实的面目是不清晰的。从环境的细节处来看,《城堡》中的环境近在咫尺却又若即若离,这样的不真实,K还是极力想要去靠近,把这么一条不合逻辑的主线置于模糊的环境中,更加突出城堡真实存在的“虚无”感。

二、故事情节的荒诞

荒诞主义主张用离奇的故事来讽刺现实,并反对客观现实的再现。《变形记》中,卡夫卡所塑造的情景是梦幻与现实的交织,尽管整部作品对现实描写的部分较多,但同时主人公格里高尔的变形却给读者营造了梦境般的虚幻。小说里格里高尔在睡梦中醒来发现自己不再是“人”,而是一只甲壳虫,这是一次大胆的虚幻,也像个梦境一样无比离奇。睡眠为格里高尔的潜意识挖掘提供了新的途径,这给读者留下了新的思考空间,会不会格里高尔身上所发生的一切只是他为了逃避家庭与工作的重压而出现的一场逃离想象?或者会不会只是格里高尔的一个梦?小说开头有一场景:“睡醒了”,这个场景的刻画恰恰为故事本身披上了一层神秘的纱,随着故事的深入,让人分不清格里高尔的变形究竟是虚幻还是真实,这为小说增添了几分梦幻色彩。

在《城堡》里,荒诞的情节处处可见,全文贯穿着命运对人的捉弄:K没有被城堡正式聘用为土地测量员,但K的土地测量员身份却是被认可的;K在与新婚妻子的结婚中,并没有收到众人的祝福,反而是被众人冷眼相待甚至是围观和嘲弄;K从始至终都没见过城堡主人,城堡主人的信使作为信息传递的中枢为K与城堡的沟通架起了桥梁,信使虽一直做着上传下达的工作,但也从来没有见过城堡主人;K极力地想要去获得村庄的居住权,耗费心力一定

要接近城堡,但却始终奋斗而不可得,甚至离城堡越来越远,当他快要离开想要放弃的时候,突然得知城堡为他敞开通行的消息。这样的情节引线极具荒诞,也为小说的铺陈添加了怪诞的色彩。

从格里高尔异化带来的变形及K想要到达城堡却永远也无法到达的情节来看,卡夫卡在现实与梦幻中切换自如,借小说主人公的第三视角为整部作品增添了更多的荒诞色彩,赋予了文本本身生命的活力。

三、语言色彩的荒诞

荒诞的语言是《变形记》荒诞化的有力扩张。在《变形记》中,格里高尔的形是毫无预兆的,但格里高尔对自己的变形似乎是早就盘算好的,并且几乎没有表现任何的惶恐不安,就好像他只是跟往常一样发生了小感冒一般。在变形的整个过程里,他只淡淡说了一句“我出了什么事啦?”之后,他又像平常一样惦记着他的差事,想着在什么时候他应该出门该搭什么交通工具。之后整部作品中便围绕着格里高尔与他的差事来展开。卡夫卡写了格里高尔的变形,但并没有讲述格里高尔变形的原因和如何变形,而是将大量笔墨放在了周遭环境。整部作品中,卡夫卡避开了华丽的词藻和专门的艺术语言,站在一个冷静客观的视角,运用平常的语调不动声色地说明情况和记录着这一过程。卡夫卡通过平淡语言的描绘,为读者展示了一个非正常而大家又都认为正常的真实世界。

《城堡》中人物的对话便显示出不可捉摸的荒诞感。在文中K和村长的谈话中,村长所言:“一个外乡人说会打电话给索迪尼,他怎么能确信接电话的真的就是索迪尼呢?他很可能是另外一个部门的小文书呢。相反,要是有人给小文书打电话,接电话的却恰巧是索迪尼本人。”这个话语很难让我们用日常经验去理解。在城堡中,人们的身份是模糊的,是可替代的,没有人可以确定听筒那边的人到底是谁。这给城堡中的人增添了一种神秘色彩,更让城堡外的人捉摸不透。另外,在小说开头,K还没进入村庄准备在桥头客栈夜宿时,希伐若要求K拿出能够一张能够证明其身份的证件来,一个人必须有一张许可证。然后扬起手臂用暗讽K的语气对在场的人说:“难道一个人不需要许可证吗?”作为主体的人却被一张许可证替代,从希伐若寥寥几句话凸显了人的异化,这看似秩序井然的表面,背后却是荒诞淋漓尽致的体现的体现。

卡夫卡以真实表现虚无,以常态表现荒诞,以理性的言辞诉说世界本质的非理性,他的“卡夫卡式荒诞”风格为世界文学史的篇章留下了浓重的笔墨,其极具反讽意味的创作作为一把有利的刀刃,直击当时西方资本主义世界荒诞的社会人生。

参考文献:

[1] 刘华.荒诞与真实——卡夫卡的《变形记》探析[J].齐齐哈尔大学学报,2004,(04).

[2] 谈卡夫卡《变形记》的荒诞艺术[J].文学教育,2010,(01).

作者简介:濮玲(1975-),女(汉族),四川成都,武警警官学院基础部应用写作教研室副教授,研究方向:应用写作。